



# 社会特刊

SHEHUI TEKAN 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



商洛日报微信公众号

商洛日报客户端

## 以公开听证助力革命文物保护

本报讯 (田 园)近日,柞水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召开“寻保传”专项活动以及烈士纪念馆保护专项活动公开听证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县文旅局、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县编办与部分镇政府领导参加会议。

柞水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江涛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资源保护的重要讲话、《陕西省检察机关开展“寻访革命旧址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革命精神”专项活动方案》等上级文件和指示精神,第二检察部主任汪红娟通报了第二检察部近年来办理

的涉红色资源保护案件情况。相关部门均对检察机关的监督表示认可,各职能单位就厘清红色资源保护的职责问题、常态化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等问题进行交流,并就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共同推进柞水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达成共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紧紧围绕厘清职责、加强监管、协同发力保护红色资源问题发表意见,对柞水县人民检察院“以公益为核心”助推红色资源传承表示赞同,同时建议各行政机关加强对红色资源的常态化管理和维护工作,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共同为柞水红色资源保护、革命精神传承贡献力量。

## 战火中结下的革命情谊

本报记者 胡 蝶



昆仑山剿匪期间,一场战斗后,翟万宝副司令员(左二)和战士们欢聚在一起。

今年83岁的退伍老兵郭增尚,家住商州区腰市镇。11月中旬,记者在腰市镇的紫峪村,见到了勤劳淳朴的郭增尚一家人。

郭增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冬日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地爬上了他的脸。“我耳朵背了,眼睛还好看呢。”尽管已是耄耋之年,郭增尚说话很清楚,思路也很清晰。听他细数当年从军的经历,记者如同接受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 翟万宝副司令员与商洛的不解之缘

商洛是革命老区。郭增尚于1957年的农历腊月初八,在商县(今商州区)参军。来商县接收新兵的接兵团团长,是时任柴达木军分区的副司令员翟万宝。这个接新兵的副司令员,后来成了郭增尚用自己的身体为其挡子弹,成为其得力警卫员的最亲密的上司和战友。

翟万宝是甘肃静宁人,家庭穷苦,给地主当过长工,跟地主家的武师学过几年武功,后来在煤矿背了几年煤,攒了点小钱。因不堪忍受当地恶霸的欺负,他逃难到了西安,在西安周边做货郎担生意。因为一心想复仇,得知红军打到了商洛,正在商洛招兵时,他就步行了五六天来到龙驹寨(今属丹凤),参加了红25军,孙光他是他的连长。翟万宝从此与商洛结了缘,在商洛参加了几场战斗之后,跟随红25军到了甘肃。西安事变以后,他又跟随红25军星夜兼程,从甘肃返回商县,在商县待了20多天,之后跟随部队到达陕北。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翟万宝都参加过。解放战争以前,翟万宝搞侦察活动,就在商县的板桥一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翟万宝任柴达木军分区副司令员,以接兵团团长的身份来到商县,迎接商洛1000多名青年新兵。翟万宝对商洛很熟悉,会说商洛话,会开商洛玩笑。“孙光说翟司令‘是老家,都是商县娃’。”郭增尚回忆道。

### 郭增尚与翟万宝的“战友情”

郭增尚参军之后,被分配到青海柴达木军分区内卫二团。1958年2月,部队修农渠,派新兵连去支援。郭增尚和大伙儿一起在坡上扛石头,他挑了4块大青石,叫4个人把其中一块抬到他背上,往高台上扛。刚把大青石扛上去,迎面就碰上了翟万宝。翟万宝赶紧叫人接他,郭增尚不让,怕把别人砸了。放好石头之后,翟万宝让他休息一会,他说:“不急,还有三个呢,叫我把任务完成了。”待郭增尚扛完4块石头,翟万宝给他搭火,烤蒸馍、鸡肉罐头、大肉罐头,还泡了茶,叫他好好吃、休息。劳动结束,连队给他评了个劳动模范,奖励了笔记本、钢笔和搪瓷杯子。这是郭增尚第一次与翟万宝接触。

1958年3月,郭增尚被派到通讯训练班参加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如何修理电台、电话机。原来预定的学习期限是一年,后来缩短到半年,结果到了7月份,还没考试,青海南部叛乱爆发,军区把郭增尚等几个成绩好的新兵挑出来,分配到了前线。柴达木军分区组建了一个骑兵支队,以郭增尚所在的内卫二团为主。青海省公安厅还给他们配了个民警连,6个连队在都兰县进行集中训练。都兰县派了个骆驼队运送食品、武器、弹药等军需品,又派了个蒙民警连保护骆驼队。所有人马在都兰县集中整训半个月,改装为骑兵奔赴前线。

出发前,参谋长告诉郭增尚,副司令员知道他力气大,四个人都打不过,叫他担任警卫员。就这样,郭增尚成了

翟万宝副司令员的警卫员。

从此,郭增尚跟着翟万宝副司令员,一起在茫茫戈壁、雪域高原执行剿匪任务两年多时间,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

有一次,部队急行军的时候,郭增尚在途中解了个手,想走个捷径赶上部队,结果前面却是悬崖,马受惊了,把他摔到悬崖底下。所幸他的枪壳子是木头的,垫了他一下,枪摔碎了,他还活着。马从旁边绕道跑到悬崖底下,把他拱醒,然后跪下来,让他爬到背上,带着他回到原来的路上。这时,部队已经到达一个山谷里面,翟万宝见他好久没回来,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回来接他。那些战士把伤得没法骑马的郭增尚绑到了马背上,追上了部队。打了止疼针之后,郭增尚继续随军追赶叛匪。

柴达木军分区平叛支队从都兰县出发的时候,大约七八百人、五六百头骆驼,武器弹药、大米白面、青稞炒面、白酒药品等一应军需品都在骆驼的背上。即使骆驼再能扛,也扛不了这么多人半年的生活用品呀。翻过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到达曲麻莱县三个月后,部队的物资补给捉襟见肘,很是艰难。开始时,是打一次胜仗改善一次生活,后来是十天半个月才能吃一次白面或烙一次饼子,再后来没法改善伙食了,仅有的一些米和面全留给了伤员和病号,部队在打仗的间隙依靠狩猎补充给养,因此常常吃不饱。翟万宝经常在夜里喝开水充饥,可打仗的路上,有时连开水都没有。尤其是晚上包围敌人的时候,都是在隐蔽、埋伏,高原缺水,天寒地冻,干粮袋中仅有的青稞炒面也无法食用。

眼看着副司令员的身体越来越差,郭增尚就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小发明——自制“点心”。他先用酥油把青稞炒面拌软,再加上酥油、曲腊、白糖,像和面一样用手拍成饼子形状,拿小酒盅当模子,一个一个压出来,然后沾上炒面,放在干粮袋中。一天,部队要执行任务,下午出发,晚上包围敌人。这是平叛支队一直采用的战术:晚间包围,拂晓攻击。接到任务后,郭增尚就偷偷跑到帐篷里,用自己的方法制作了一些“点心”。

部队下午急行军,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围住敌人后,自然无法做饭。到了午夜,郭增尚问副司令员说:“您饿不饿?”副司令员笑着说:“饿有啥办法?”“我有点心,真的!”郭增尚拿出“点心”,给指挥部里每人发了3个。大家一吃,都说是真的点心。天亮后,郭增尚拿出“点心”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大家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团长指着郭增尚说:“你的鬼点子就是多,这个办法好,赶快在部队推广吧!”可是,这个好办法只实行了一个多月就不行了,因为青稞炒面也成了紧缺物资。生活拮据,主食稀缺,蔬菜更是想都别想。没有营房,没有床铺,一直睡在冰天雪地里,还要与土匪拼死拼活,战友们的身体状况都不乐观。郭增尚的胃这个时候已出现病状,可他一直瞒着首长,不愿让他知道。中秋雪夜过长江后的第三天,副司令员突然病了,呼吸困难,脸和手脚浮肿得厉害,腿上一按一个深坑。医生详细诊断后说:“司令员以前受过伤,到这里后受气候影响,营养不良加上操劳过度,才会病得这么重。”郭增尚一听很着急,趁着医生还没走,赶快跑去报告了团长。团长立即电报青海省军区,请求派直升机接副司令员到西宁治病。

郭增尚回忆说,副司令员知道他向团长打报告后,狠狠批评了他:“现在是关键时期,我走了你来指挥战斗呀?叫你不要说,你跑得真快,真是胡来!”郭增尚又急又愧,眼泪都快下来了,觉得自己粗心,没照顾好首长。司令员又说:“我是甘肃人,跟你一样,也是吃苞谷豆子长大的,没事,不用怕!”并立即对张参谋说:“你马上给省军区发报,说我坚决不离开部队,就在这里治病。让军区多送些营养药和其他药品,部队的同志们都需要。”省军区接到电报后,很快就派直升机送来了大量的药品和罐头,给副司令员特批了两大瓶

“维他命”,并指名道姓地下了命令:“王医生(忘了名字)、张成林、郭增尚,你们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好翟副司令员,绝不可疏忽大意。”在此期间的每一场战斗,翟副司令员都是带病临阵指挥。每次出行,郭增尚把“维他命”用纸包上十几颗,装在口袋里,视作宝贝。夜晚围住土匪,等待天明攻击时,大部队马都在静悄悄地隐蔽,无法生火,无法做饭,甚至连水也没有。副司令员扛不住时,郭增尚就给他拿出几颗“维他命”,可他老是舍不得吃,说要留给重伤员。郭增尚说,他吃过两次,是首长硬塞到他嘴里的,圆圆的颗粒像豆豆糖,有淡淡的甜味,含在嘴里不到5分钟,就觉得通体清爽舒畅,不饥也不渴了。

回忆起这些经历,当年的种种情景依然如在眼前,郭增尚的表情,依然是一脸向往与神秘……那个阶段,除了“维他命”,郭增尚身上还揣有一宝,就是冬虫夏草。有一天,部队来到一道山沟里,见泉水清澈,草木葱茏,便停下休息。郭增尚拿起小洋镐开始挖坑,准备架锅烧水,猛然发现泥块里有个一寸左右状如大蚕的草根:“哈,宝贝,冬虫夏草,副司令员正需要呢!真是着急处就有出奇处。”他兴奋地甩开膀子,抡起洋镐,在草滩上开挖了。虫草在草地里只冒出个小尖尖,跟周围的杂草、泥土差不多,不好寻找。爷爷告诉过他,这种宝贝只要发现一个,周围肯定还有。他就安排其他人给首长烧开水,自己在草地上寻觅着寻找,越挖越高兴,越找越好找。首长们围了一圈开会,郭增尚一鼓作气,挖了约4张席子大的一片地方,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心里却乐开了花。他顾不上数有多少根,拿出挎包里的麻纸包好掂一掂,连泥带土大约半斤。会散了,大家都跑过来看稀奇,副司令员也是又惊又喜:“这东西我只听说过,没见过。”正好旁边有溪水,郭增尚洗了一些,装在口袋里,一路上给司令员泡水喝,也乐呵呵地发给指挥部里的其他同志:“给你几颗宝贝,补一补。”

冬虫夏草是动物和植物的完美结合,具有补肺肾、止咳嗽、益虚损、养精气的功能,其他滋补品没有一款能跟它相比。对于副司令员的病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战斗结束后回到驻地后,郭增尚到后勤处要了一点大米。部队的大米和白面,都是从都兰县出发时由骆驼驮来的,极其珍贵,尤其到了缺粮的时候,只给伤员病号一点点。司令员有病,也喝不上白米稀饭,东西太少,他也不同意搞特殊。牛奶倒是有,但没有五谷,胃是不高兴的。大家都知道,牛奶煮不熟大米,可郭增尚想了一个小办法:第一天晚上就用水泡上大米,早上熬稀饭时,米已泡烂,牛奶稀饭里再放一根冬虫草,食疗药补特别好。其实,说是牛奶稀饭,米粒简直能数得清。经过王医生的精心医治和郭增尚的细心照顾,20多天后,副司令员的身体基本复原。他高高兴兴地说:“看把你们吓得,这不是好了吗?我是属猫的,命大着呢!”完成剿匪任务后,兰州军区给翟万宝副司令员记三等功。

柴达木军分区平叛支队执行的是剿匪第一、第二阶段的任務,也是剿匪进程中最激烈最艰苦的一个时段。1958年7月初,部队从都兰县出发一路向西,翻越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历经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到达通天河畔海拔4500米以上的曲麻莱县(县城的海拔4200多米)。肃清这一地区的土匪后,经治多县又向东南进军,与玉树军分区平叛支队汇合,在孙光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作战,打过无数次的硬仗。完成主体任务后到达称多县,安葬了烈士,又迂回北上天峻县,智歼敌机。前后历时两年多,等于在青海省的中部版图上,由北到南、由南到北画了一个大圆。

作为警卫员,在行军打仗的日子里,翟万宝副司令员对郭增尚要求很严。平日里除了教他战场上如何眼尖手快、机警敏锐地保护自己,如何沉着果敢地与敌格斗拼杀外,每场战斗后还指定他和作战参谋张成林做“战场笔记”。副司令员自己也作记录,三人一起追忆战斗经过,作总结,找经验。郭增尚复员时,将密密麻麻记满战况的两个大笔记本交给了组织,他说“牵扯部队机密,不宜个人带回”。正因为这些“战场笔记”,60多年后的今天,他还对那么多场次的战斗记忆犹新。

战争是残酷的,长期在高原地区作战更加残酷。曲麻莱县在青海省的西南部,玉树

藏族自治州的北部,年平均气温零下三度,是典型的高原高寒气候。这里地势高耸,重山叠岭,河流纵横,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寒冷缺氧。部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很不适应,战士们血压升高,常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躺下后胸口发闷,呼吸不畅,不少战士是坐着睡觉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一个小小的普通感冒,稍微不慎,就会夺去一个年轻战士的性命。

柴达木平叛支队的营房,在曲麻莱县城。说是营房,其实就是帐篷;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个房屋稀少的大村子。部队以连为单位,分别驻扎在城外的草地上。大家扎起薄薄的白布帐篷,把黄油布在冷冻成冰的泥地上一铺,就算安顿好了睡觉的地方。

睡觉时,油布上面铺上马搭(马背上的特殊口袋,长约两米,宽约七十厘米左右),马搭里装着一层薄毛毯,一层薄褥子,最上面是军被,横折三折,只掏出军被的一头,不脱衣服不脱鞋,把腿脚塞到被子里头,上面盖上皮大衣和雨衣,就是一夜。从都兰县出发的时候是夏天,大家都穿着低腰黄胶鞋,便于行军。到了这里,几乎天天跑着追剿土匪,鞋里面脚汗潮湿,晚上又极其寒冷,如果脱了鞋,第二天早上鞋就冻成了硬冰块,穿不到脚上。由于三天两头都在打仗,野外露营的时候最多。行军路上,军情紧急,根本顾不上扎帐篷,不管地下是泥石还是冰渣子,黄油布一铺,睡法不变,匆匆忙忙就是一晚。战士们睡在青藏高原寒冷无比的泥地上,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而是一年两年,即使铁人,也难以抵挡如此的严酷,可年轻的战士们硬是扛过来了。他们战胜了恶劣的环境,战胜了成长中的自己,战胜了狡诈顽固的敌人,取得了清剿土匪、还民以安、巩固和平的理想战果,也为人民军队在高寒地区作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战场笔记”就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杰作。叛乱平息后,百分之九十的战士身体都出现了问题,不是关节炎就是胃病。郭增尚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时不时地呕吐、便血。有一次,连续4天开水在胃里存不住,结果晕倒在厕所里,部队急忙调用地方车,送他去格尔木部队医院紧急抢救。医院的院长发火了:“你们怎么能把人耽误成这样子?再迟一两天就没命啦!”出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郭增尚的病控制住了,但他的身体还是有些虚弱,没法正常参加训练。1961年冬,历时5年的叛乱基本平息,郭增尚也因病复员回乡。

回乡后,郭增尚结了婚成了家。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女儿出生后,因妻子顿顿吃不饱,奶水不够,孩子饿得日夜哭闹。1963年春天,没有粮食度春荒,郭增尚实在想不出办法,就跑到青海找到翟万宝副司令员。副司令员没有存款,就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12两老鹿茸送给郭增尚。郭增尚把鹿茸拿到郑州,卖了300元,一家人才度过了饥荒。

2021年的“八一”,翟万宝的儿女一行4人,驱车从兰州赶到商州,来看望郭增尚。“他们说,我爸妈都不在了,你就是我们的老人。没有你,就没有我爸爸了,就你对我爸爸最关心了。”

郭增尚说,在他看来,这其实就是他和翟万宝副司令员在那些朝夕相处的战斗日子里,彼此之间的战友情谊的最好诠释和表达。



晚年的郭增尚